

我 們 的 一 團 與 他

著 石 川 啄 木 原

畫 室 譯



海 上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928

我與國一的們我

鄭南玄、鄭國正

陳國雄



鄭南玄

鄭國正

陳國雄

日本石川啄木原著
畫室譯

我們的一團與他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FUDAN CEZ0000067623H 復旦圖書館



石川啄木(七十歲時攝)

人許多聚集着，其間就自然地生出色別來——所謂黨派這東西就發生了。這是什麼也不珍異的事，我近頃曾在做事的『T』新聞的社會記者之中就有過這樣的事。並不是從初就立着主義或意見在那下面聚集着的，而且也沒有誰想立着那樣的東西的，但是從什麼時候五六個不平的伙友互相接近起來，奇異地投着心意，於是就造成了一種空氣了。

起先是繁繁地往來着；談着沒有拘束的話；說明那當作餘業的不經意的著述底理由；後來就時時彼此相約，在什麼地方集叙着飲喝。——不過

僅此的事罷了，但這個在什麼地方集敘着飲喝的時候，恐怕是我們的最得意的，最快樂的時候了。在場沒有謹泥的人，都是對於酒是軟弱的，即刻調子十足地醉起來，吹着任意的熱以至更闌夜盡的這樣的人物。在說着這件那件喧鬧着的時候，那末關於社中的流言是一定出來了。於是，誰就一面以那充斥着赤血的，却有幾分逃避似的眼，圍視着一座，一面以慷慨地演說似的口調，說出「我黨之士，非用力幹一番是不行的呵！」一類的話來。非幹什麼是不行的呢，從旁人聽來那是一向不明白的，但在座的人是十分懂得的。至少這話所表出的感情是懂得的。「非常地對了，」或「自然要幹的，」即刻都同意了。這麼一來，事情可就糟了，個個都突出現出火來似的臉，說出在明天就用我們自己的手成就社底改革給一看吧這樣的事了。而且將那平素不合意的同僚，加上了犬啦，黴菌啦，紙人兒啦，麥

酒罈啦種種的綽號，胡亂地罵倒了。「畢竟在社裏我們是無法遇見紳士的。與那樣品性下劣的東西在一起真窘苦。」有一個人用了筷子敲着碟子底邊，使力地這樣一說，別一個人就一邊將手火爐擁進打着盤坐的腿間，還不夠，漸次地開始蹂搓起來，一邊吹出酒氣，應和道：「對了。徒然地弄着筆偷食的。唔，所謂文明的盜賊是那些東西呀。社會的害虫呀。我輩雖然不敏，但比之他們，却還具有高潔的心的。不做學問的人是真無法的呵。」——于是我們，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從誰說出，將我們自己的一團稱爲「學問黨」了。

但是，酒一醒，第二天出勤的時候，就像暴風雨後晴朗的早晨一樣，樣子是完全不同了。相見也都做着無事地忘記了似的臉完事的。即使偶然地「昨晚愉快呵」這樣交話看，對手也只說聲「唔，」給一看奇怪的笑吧

了。命令一出來是不論什麼地方即刻飛似的出去的；沒有裝着不好看的臉的人，也沒有偷懶的人。對於別的同僚也一樣，並沒有特別加以輕蔑，或不睬理的事，不過稍稍冷淡點吧了。但是，一有事情發生，是即在同伙之中，或擲紙團相對一笑，或突然在脊梁上一擊，藉此高笑一陣的。倘說是沒有志氣，那是沒有話說。可是這也有理由的，雖說是「反對派」，但對方面是並無結合黨派以對抗這邊之類的事的，說起來，不過我們這方面任意當作敵對罷了。因為除出不能照我們的意見進行之外，即對於社也並沒有具着怎樣大的不平的。——況且，雖然不是好聽的事，『新聞的月薪和酬金是比別的新聞社好得多的……』

在這「我黨之士」的裏邊，有一個叫高橋彥太郎的記者。在我們之中是年長者，已有三十一二的年齡，比我遲二三個月入社的男子。先從他的

履歷說，則是現在的Y大學的還是專門學校的時候的卒業生，卒業不久即成爲中學教師，彷彿往東北去有一年光景。其後回東京來，做過某政治雜誌的記者，也做過實業家的代手，終於進了新聞界，在來到我們的社之前，曾經歷過二三家的新聞。——粗略的說是這樣，但詳細的事實在我也不知道。究竟是竭力避着不說關於自己的話的這般的男子。但有時也順便說過惟獨經濟上的苦痛是從學生時代以來就頗嘗味着的這樣的話。到鄉間去做教師是爲要養活有恩的母親（多半是繼母吧）的，伊死了所以即刻回東京來了：也記得曾聽到過這樣的話。有了妻，已有三個小兒子，但在什麼地方怎樣結婚的，却是完全不知道。即使我們問他，也裝出「會有說那樣無聊的話的傢伙麼」似的臉，全然不成談話的對手的。第一，我們一伙中沒有一個人曾見過他的妻子。住在郊外，據說從池袋的停車場去還有

十町的地方，既沒有約人到他家裏去的事，而且幾次勸他，也不移到較近的地方來的。

最初半年，並不顯出在社中能成爲親友的樣子的。因爲是，說話不明快，雖不是很犯人憎厭的那樣的風采，却並沒有自己進前來求友似的神氣。「高橋君，」倘社督部的編輯長這樣一叫，就默着站起走到前面去，說道「好，」領聽着命令；有些像上等兵走到長官前面時候的樣子。於是將遞過來的通信原稿接過來，看了一遍，接着出去了。既不急，也不是不急；既不像別的人那樣地裝出「媽的，無聊極了。」似的臉，也沒有輝着眼，彷彿看見獵物的獵犬一般飛似的跑出去的事。既沒有在電話口怒罵接電話人的事，也不會嫌包飯拿來遲叱責過聽差。回來時所寫的原稿，也不像年青的記者所常犯的每每開頭很有氣勢，到結末却没有力氣了，用穩健

的字眼，任何事件都能相應地寫得個要領的；反之也就並沒有新鮮的奇拔的地方。是不論誰看來都知道是深通人情世故的記者的筆。寫完了，就兩手抱着膝頭，將頸窩戴在椅子的背上，茫然自感地眺望着那處處垂着電燈的吊索的，給煙草的煙煤燻了的天花板。有時也說話，但話的核心是找不到的；至於孩子氣的功名事業的談話是更沒有了。總之一句話，是一個沒有一處惹人注目的地方的，或者說，沒有作爲的男子。

對於這個高橋，我平日也不很拂以注意的。因爲在同一的編輯局，而且同屬於社會部，自然每天都交話的。但那都是普通的平常話，特別將對手看作有趣味的人或可厭的人，這樣的機會却一回也沒有過。這似乎也不只我一個人是如此。但是有一回，照例的我們的一伙（那時我們漸漸漸接近起來了）在某處會合，談過種種的話之後，就開始物議社中的人們

了；先從居上的人起，從權勢十足的人起，幾十個人的名字大抵都上了我們的口；其中高橋的流言也就出來了。

「呵，那個叫高橋的傢伙，那個傢伙是有點奇怪的。」一個人這樣說。

「是啦，我也在想着關於那個傢伙的事；但究竟那男子是就是那樣呢，還是自高地保留着呢？」

「不是自高的保留着的吧，」另一人說，「一點也不見得是這樣吧。他倒有很親切的地方的啊。我曾和高橋同道到近頃的紅十字會的總會去過呢。」

最初的一人接着說，「那傢伙可知道種種的東西。什麼時候會說過寒石老人和說文一類的話。」

「對啦，我也曾聽見過。總之，那男子是有一個特癖的啊。你看他的

臉吧，茫然地聽着別人的說話，實在大意不得的人相。」

說這話的是叫劍持的一男子。大家都同聲發笑了；在各人的心裏就都浮上映在自己的眼裏的高橋的風采了。中等身材，在日本人中是顏色黑的，顴角很不美觀地張出的臉，剃去濃的顴髯的痕跡是永遠青着的。那眼睛——我最初就想起那眼睛——是很小的，尖銳的眼睛。於是我說了：

「的確，是有一特癖的呵。」

但是，不消說這是僅只那時所感到的話。

劍持便裝着得意的顏色說，「我是，從以前就將高橋當作注意人物的。說起來，那男子有二個可取的地方。不阿諛即其一點。他有很強頑的處所。第二，我們新聞記者的通弊的自己廣告是沒有的。我們沒有聽見過高橋會滔滔地饒舌着的吧？不過據我的經驗，他那樣外觀的人有二種類。

第一種，是不過如此的一種傢伙：只有顏面看去似乎是偉大，却全無內容的傢伙。所以不登自己的廣告，不拍馬屁，就因為沒有做這等事的才能。所謂『金玉其外』的傢伙呀。于是第二種，這種人却不是順序地說得盡的。一句話說來，是謀反的人。抱着和身分不相應的野心，而且常常在探窺着形勢的。在我的故鄉的中學裏曾有一個體操教員，那傢伙雖是體操教員，到後來纔知道，他却覬覦着校長的椅子的。這像是謊話一般，然而確是真實的。有一天在鄉間的新聞上登出了關於那校長的惡口，像說是使一個藝妓懷孕了。于是照例的那體操教員就在體操的時間將我們帶到山上，在巨大的松樹下作起圓陣來，我正心裏想：『樣子有點不同哩，』果然他即刻用平日完全沒有的雄辯，開始慷慨激越的演說了。君等四年級——其時是四年級——是本校的正氣的中心，所以為廓清現代教育界的腐敗起見，

應實行罷課。」

「罷課了沒有？」

「罷了。於走一個月的停學；體操教員免職。——那傢伙呵，一想起來，總覺有些和高橋相似的。」

「那末，是說那個高橋也抱着野心的嗎？」

「不敢這麼說。但雖不敢，却是相似的。實在相似的。高橋不是常常將煙草的烟呼的一口吹到天花板去的嗎？相似到那個程度的呵，」

「那個教員的話，很有趣味。但是劍持的分類，還不充分。」最初提起高橋的事來的，叫安井的說。「在那種的男子裏面，還有一個種類。那就是，在外邊於那樣的機會裏是做出像有一特癖的樣子，一回到家裏却在妻子的前面拍不起頭來的一種傢伙啊。平素怕老婆，而且本人也喜歡這個

的；說是愛情濃厚呢。他那樣的人即在裝着儼然的臉的時候，也焉知不在做討好老婆的工夫呀。」

這話，大家全失笑了。不但只失笑，對於雖每日會面却並不怎樣對高橋具有敬意的我們，比之說抱着野心的劍持的觀察，覺得還是安井的這個胡謔近於事實的想像。

但是，到了第二天，劍持所說的體操教員的話却奇異地刻進去似的留在我的心上。這許因為我自己也和劍持一樣，在中學時代曾一半由於教員的煽動幹過罷課的事也未可知。我有些懷念起那個教員來了。於是，和這相關聯，自然地注意起同僚高橋的舉動了。

經過四五天，那一月的社會部常會日子到了。我們的一團是，出席會議之類，是都奇妙地守沈默的。這樣，那天編輯長提出的三四個議案，也

全無異議地只三十分鐘光景的時間就通過了。在那通過的議案中有這樣的一條：近來社會部的出勤時間是漸漸遲下去了，至十一時乃至十二時纔到社；今後，擔任白天的勤務的人準午前九時到社。

會議一完結，大家就都離開了椅子，靴聲嘈擾地走進編輯局去了。我們也同時站了起來；但是，是平時的習癖，於站了起來的機會或打呵欠，或伸一伸腰，二三個人就殘留在會議室中了。這時殘留着的還有一個別的人，是高橋。他也和大家一起站起來的，但隨即走到窗邊去，像看着什麼似的，凝視地望着窗外了。

安井彷彿在等待廊下的靜下去，等待得焦急起來似的，即刻又坐下來了：

「今天的會議，不是比平日更其太沒有志氣了嗎？」